

全瞭解。我相信有位超乎人類，掌握自然的神。

### 結語

你相信人體是最美好的機器嗎？你曾為具有這美妙的軀體而心存感謝嗎？你曾向人述說這身體的美妙嗎？你曾為自己明瞭這種神奇深奧的現象而稱幸嗎？你曾在醫學史中找尋人如何努力地學瞭解他自己嗎？若是，你已開始享受你美好的醫學生活！

## 扶桑探杏

陳守誠

北醫第4屆校友  
日本順天堂醫學博士  
北醫附設醫院外科主任

### 我所了解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一個講話很謙虛，但骨子裏不認輸的民族，他們一方面努力的保有自己的文化，而另一方面又拼命的學習研究先進國家的科技，全力的想擠進世界一流國家的行列。許多人認為他們善於模仿而不能創造。不過我倒覺得他們有自知之明，了解到要超過別人就要先認識人家在做什麼，再看自己是否學得來，學來之後再於其中改進缺點而推陳出新，如此戰後三十年的努力結果他們在許多方面已有了自己的傑出成就，照相機、電器用品不用說，在醫學的領域中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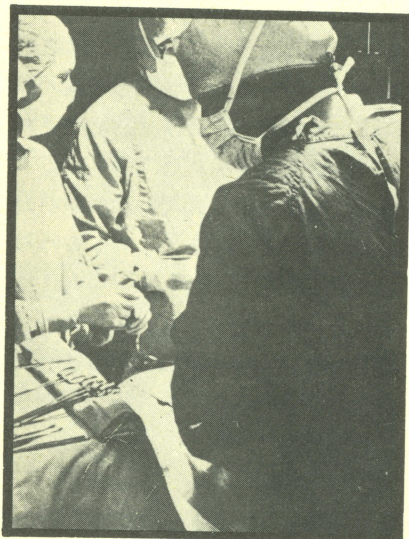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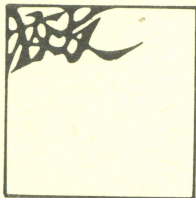
的器材如：胃鏡、超音波，又如在消化器學胃病的研究等都在世界之領導地位中佔一席之地，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德川幕府鎖國三百年，使日本錯失了產業革命後的科技，明治維新後認識了落後的嚴重性，因此自費或公派留學生拼命的去歐美留學，所以在二次大戰前的一段時期相當的趕上了一些，很不幸的剛剛在亞洲出人頭地時又被一群野心的軍閥的自大狂糟塌得幾乎亡國滅種。但沒有想到在二次大戰後短短的三十年中他們又站起來了。這中間不乏一些幸運的因素：譬如說我先總統 蔣公的以德報怨，不只不要求賠償，更與美國的麥帥同時堅持日本不得被分割佔據，斷除了蘇俄的陰謀，使日本能保持完整的國土與人力，之後更在麥帥全力指導之下開始慢慢地走向真正的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這位天縱橫才的將軍更是把日本的財閥制度打破，使其建立現代企業的雛形，後來又在韓戰、越戰使日本獲得許多經濟上的利益。今天日本的一切進步及能在國際強國中佔一席之地；飲水思源之時，實不得不感謝這兩位恩人。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制度、政策能成功，日本民族的勤勉工作與團隊精神是最大的因素。他們自知資源缺乏，無法與得天獨厚的資源富饒的國家相比，但他們堅定的相信勤能補拙，要吃苦耐勞，再加上他們服從紀律的天性，更認識團隊工作的力量與重要性，如此使他們一步一步地擠進了經濟強國的行列。大部份的人不管他做什麼事都會盡他最大的努力去進行，他們以工作時間比別人

長，做別人所不願的，煩雜瑣碎的事也在所不辭，同時又能集思廣義，群策群力，訂下一些目標及細則然後大家同心協力來實現。近二十年來日本的各種學會，研究會如雨後春筍般的就在這種情形下成立了。這在他們對各疾病的種種 Subtype 的 Classification 等事的推行及成果可見一端。了解了以上這些事，那麼就不難了解日本大學醫院中醫師們的求學態度與研究精神了。

### 日本大學醫學院醫師們的求學精神及研究態度

日本大學醫院中的醫師們薪水菲薄，業務繁重，工作時間長，雖然如此他們大部份的醫師都拼命的想留在大學醫院而不願離開。凡是去過日本的醫院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但在日本停留較短的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以我個人與他們相處了十二年的了解，分析其原因如下：(1)為了取得學位，也就是醫學博士的頭銜。不管是當事者或者是民眾都認為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位醫師應有的全部訓練，有了這個，病人們才會對這位醫師有信賴感，要開業的話自然病人會較多，而要繼續留在大學做研究者爭取教授的寶座更是必備的條件之一。我想這是世界各地都一樣的，在美國 Board 雖然 System 取法與日本不一樣但效果及心理的影響是完全一致的。(2)日本的社會風氣很敬重學者，只要是在大學中當講師以上的大家對他甚至左鄰右舍都會另眼看待敬重有加，這種受敬重的程度在我們這兒是無法體會的，所以許多人希望能在大學裡爭得一席



之地。(3)隨著時代的變化客觀因素的變遷，今天在日本開業醫院並不代表著能夠賺大錢，這一點在新的時代的醫生們都有了與上一代完全不同的想法，換句話說，在物質生活容易滿足的今天，古老的醫生乃負有濟世救人的思想又開始萌芽，而且大家已開始認識到行醫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但賺萬貫家財的可能性已是非常的低，而大家的薪水雖菲薄但加上一點點兼差也可生活得不錯，而在精神可有相當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一旦開業則被束縛的時間長，反不如在大學醫院中工作可有禮拜六、週日，暑假等個人及家庭的時間較能做合理的安排。如此不會因工作太過繁忙而導致家庭問題。（日本現代的小媳婦們不再允許先生們工作至上而不顧家庭）。(4)在大學中有充足的儀器與研究費可以真正的做一些自己有興趣或有意義的研究工作，離開了大學即使可以賺大錢，但絕無法有足夠的錢與時間去做這些工作。(5)留在大學之中才能有機會登上教授的寶座，一旦能當上教授雖不一定名利雙收但在學術界的權威與名望，却是每個醫師所夢寐以求的。

#### 在日本留學、行醫的心得

語言是決定留學成敗最大的關鍵，我在出國之前就已認識到，而到了日本之後更是覺得所料不差，所以起先的二年下定決心，決不請假回國，另一面則盡量避免給自己講日語以外的語言的機會，不管是白天的工作或者是休閒時的玩樂，同時參加他們所有的活動不管自己的喜惡，只要他們

找我就一定參加，反正日本人吃喝玩樂都把帳分得很清楚，不是各出各的，就是分攤。我不喝酒但好吃，與日人正相反，所以玩在一起其實不吃虧，何況心情上是把它當繳學費學日語。至於打麻將嘛，反正有輸有贏而日本麻將只打東西兩圈，所有時間上都是五小時就可盡興，衛生得很。至於打保齡球、棒球、等等更是身心有益，所以與大家都打成一片，而語言也在不知不覺中跟著通了起來。在日本社會應酬，因場合身份時間等的有所不同實在不易學。上次我提到日語易學難精，就是因為他們的語言體系分敬語、普通語，同輩中親近的人所用的語系又較不同，雖較粗魯，但能表現出互相的親近關係。

剛到的頭一年底日文正在通與未通之際，與一位在那兒留學了十年的前輩相遇，在他與日人的講話之中，我覺得他講得很通，但不夠漂亮與流利，心想要是我像他那樣也在這兒十年的話一定講得比他更好，轉眼間自己在那兒過了十二年，想想目前自己也不過是講得較通而已，離所謂的標準、漂亮、流利的日語實在尚差一截，回想以前自己那麼幼稚而自大的想法不禁汗顏不已。

雖然我的日語不如自己期望的進步得那麼快，但我確是盡了最大的努力，這一點老天總算對我還不薄，剛滿一年時參加日本的國考，學科及口試都僥倖地過關，這件事在當時順天堂大學醫院內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因為由那前兩年開始，日本的國考的難度增高，而口試一關也甚囁嚅，大家都在考前一直安慰我說：「這玩意

兒不好弄，你剛來不容易的，多考幾次沒關係」。沒想到一次就通過了，我自己也興奮了好一陣子，因為自考大學以來，我已失去了一舉上榜的信心很久了。一哈。

由於在病理做了兩年多，我直接與病人接觸是在第三年，與病人或其家屬解釋病情是當時最感 Stress 的事情，因為要表達往往要婉轉，而有時候我連直接了當去說都會語不成句，再加上有些病人的鄉音很重，不是標準的東京語，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常常弄得狼狽不已。幸好，我的 Supervisor 們 Cover 的緊，才不致惹出大麻煩，也因此我到外面去 Alubide 是到第四年才開始出去的，因為到那時我才對日語稍稍有了一點信心之故。

不過一般來說日本人不管是醫生或病人，他們一旦知道我是外國人時，多少對我比較有耐性的聽，同時也較不厭其煩重覆地再與我說一遍，這也是我到今天仍然對日本人有一種莫名的好感的原因之一吧。因為我也在美國的醫院學過半年，美國人就不一樣了，他們才不管你是外國人，話照樣講得快，你聽不懂他們不但不同情你，還給你怎麼語言能力這麼差的臉色看呢。當然也有例外，UCLA 的 Prof Fonksrud 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次遇到外國人講話都會注意把語調放緩。

在外科醫局中我是很受教授呵護與同事們照顧的一人，不只是這樣，在順天堂許多其他的部門，我都是一個受歡迎的朋友，大家都親切地叫我為「不良外人」，這是一個反面的親切恭維，因為日本醫生最喜歡表現自

己不只是一個只會唸書的書呆子，同時也很會玩。我想主要的原因是，(1)基本上日本人對外國人比較親切。(2)與在國內一樣我坦誠的與他們相處，從不隱瞞我的期望，也不埋怨他們不給我什麼，因為他們從來是給我公平的機會。(3)從一開始我就堅定地告訴他們將來想回國，這一點使我同輩的不會有競爭者壓力，相信很有關係，因此近年我常與他們半開玩笑說：我不知學到了什麼，但有一點很確定的是，順天堂不管那一部門都有我的好友，實在是我留學最大的收穫。

#### 小兒外科領域的哲學觀

在東南亞要當小兒外科醫必須具備幾點條件，即使在日本小兒外科醫的專門性是被承認了，但是他們的收入是低於一般外科醫，而所花在病人的時間却有過之而無不及，Training 的時間當然也不例外。

沒有一種使命感的話在東南亞是很難做一個小兒外科醫的，Training 一個小兒外科醫在美國要七年，在日本要八年，但是在美國 System 完善，小兒外科醫們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與權利，但是在這兒則不然，收入不但比一般外科醫少，花在病人時間長，日本到目前都是如此，我們國內更是不必談了。那麼我憑著什麼還在做呢！我想是精神上的自我滿足。第一、我是一個真正的 Specialist，要身兼內外及小兒科的診斷及處理能力。第二、留學的目的就是要帶點特殊的東西回來。第三、我個性淡泊，雖好吃好玩但不奢侈，也沒有想靠行醫來賺萬貫家財，所以我能以

精神上的滿足來 Cover 物質上的不足。第四、我從小胸無大志，一直想做一個平凡的人，今日能成為所謂的 specialist 已心滿意足了。

小兒外科中的大部分與 Congenital anomaly 有關，有不少的病是以手術能夠救命，但後遺症却足以困擾他本人及使家庭社會增加了許多的負擔，在我們國家與美日不同，他們現在是鼓勵生產，而我們則正相反，他們的保險健全而且強調人權，一切先救命再說，我個人是無法完全同意這些，因此原則上對於高位鎖肛，或較大的脊椎破裂等的病人家屬都把其後遺症講得很清楚，甚至於有時還暗示他不要也罷，因為我認為在我們的經濟發展尚不足以負擔這類的 Case，不只他本人，對他的家，這個社會都是不幸的負擔，何必呢？不過很諷刺的是有一些病人家屬對於能開刀救命而且後遺症很小的病却反而對我說：「先生，那太多錢了，我再生一個比較快。」也許世事就是如此吧！

尤其是嬰兒的病情變化是急速的，分秒必爭，壞得快，但治療得恰當却好得快，所以一定要 Close Observation，也就是說要花長時間在病床旁。

基於以上我個人小兒外科哲學觀是：

1. 必須 Complete Full Course Training。
2. 要有體力與耐力。
3. 要淡泊，要以做 Specialist 的成就為滿足。
4. 應因國情，案例的家庭背景及負擔能力來對某些 Case 的家屬做適當的 Advise。